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雙燈記
第七回 趙蘭英絕處逢生 李夢月殺賊尋主

玉梅夜深扯龍潭，祈禱妙藥求靈丹。不料解救趙小姐，五百年前結善緣。

話說丫鬟秋香遭姑娘之命，撐著膽子，手執燈籠走近前一看，原是一牀蘆席捆著三道麻繩，不知內裡捆著何物，把繩解開，將蘆席打開一看，「咳啣」一聲，「咕咚」跌倒塵埃。玉梅小姐見丫鬟嚇倒，把燈籠也摔滅，令金桂兄弟回家點燈。金桂聞言飛奔回家取燈。秋香將神定了定，眼望小姐說：「蘆席內非是財帛，原是一個死屍，是書生打扮。這時候抬在此，定有原故。」金桂手執燈籠來到，用燈光一照，見此人口噴黃沫，氣息未絕。秋香說：「這必是被人所害，中了蒙汗薰香，被咱主僕撞見，若是見死不救，與那害人的一律同罪。」小姐說：「你就把他背在咱家書房，救活此人，勝造七級浮屠，咱主僕再造潭求藥，有何不可？」秋香說：「我不背他，男女授受不親。」小姐說：「深夜之間，並無人見。你若把他背在書房，我賞你九尺紅綾做褲穿。」秋香說：「不要過河拆橋。」小姐說：「焉能撒謊。」秋香心中歡喜，說：「姑娘、少爺抽一把，我可就背起來了。」說著拉著蘭英的胳膊，玉梅、金桂用手向上一抽，秋香背負蘭英，金桂執著燈籠在前引路，玉梅在後相隨。不大工夫來在書房。一進書房，蘭英靴子被門框刮掉一隻。小姐看見，彎腰拾起。秋香把蘭英放在榻上，玉梅小姐命秋香給他穿這一隻靴子。秋香接過靴子，上前去用手給穿靴，只見是一隻瘦小的三寸金蓮，紅緞花鞋，插著滿幫的，復又將那一隻靴子也解脫掉，一看兩隻是一樣的瘦小金蓮。秋香說：「姑娘，你來看這稀奇事。玉梅聞言走近觀看，原來是一女子，對秋香說：「既是女子，放在書房不便，將他背上繡樓。」秋香不敢怠慢，又把蘭英背起，玉梅在前執燈導引，來至樓上。

把蘭英放在牀上，把他方巾摘下，花髻脫去，仔細一看，竟似一位如花女子。玉梅命秋香灌蘭英半盞涼水。工夫不大，只見蘭英一咕嚕爬起，抬頭觀看，見似一座閨閣繡樓，旁坐一女子。丫鬟端著水碗。自己發怔，心中暗想：「我住在招商客店，怎麼來在此地？」只見玉梅小姐說道：「這一女子不必狐疑，皆因我母染病，我姊弟同丫鬟赴後潭求神討藥，撞見有二人抬著席」，如此如彼述說一遍，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人氏？因何女扮男妝拋頭露面，被人所害？從頭說明。」趙蘭英聞言，如夢方醒，不由的眼中落淚，說道：「奴家家住無錫縣南關內，奴父趙明曾作過戶部尚書，奴母是王氏美容，早已棄世。奴名蘭英，終身許配無錫東關外居住孫兵部之次子，未曾過門。孫老爺病故，又遭天火，家業中落。我父嫌貧，定計害婿。女扮男裝，上京尋兄，同恩姐夢月山前遇寇失散，誤入賊店，荷蒙小姐姊弟相救，不然必葬魚腹。此恩此德無可相報，只可晝夜焚香，但求小姐閨宅寶眷福壽康寧。」玉梅小姐聞聽趙蘭英小姐訴說一遍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原來是表姐到了。」蘭英聞言，口呼：「恩人，恩人稱我是表姐，小奴心中不明。」玉梅說：「表姐有所不知。此處是清河鎮，我父名王居功，作過侍郎，我母蔣氏。表妹名喚玉梅，兄弟名金桂，表姐你是我姑母所生，咱豈不是表親？」蘭英這才明白，煩表妹導引去見姪母。這且不言。

且說李夢月在清峰山傷了四賊，尋找蘭英小姐，直尋至天晚，只得奔到一座村莊借宿。次日清晨辭別主人，復又尋找小姐。尋覓不見，正在著急之際，忽聽前邊有馬嘶之聲。抬頭一看，認的是蘭英小姐所騎的那匹馬，騎馬之人是一三旬的婦人，後有一人趕著馬走。心中暗想：「馬似人非，小姐哪裡去了？看此光景，小姐是被這男女二人所害，我何不問個明白，報此仇恨？」想罷高聲叫道：「前面騎馬的慢走，有話相商。」

再言前邊騎馬的正是劉氏，趕馬的是張虎。只因張虎、劉氏用蒙汗藥蒙住蘭英，用席捲捆，方要向後潭內扔，被玉梅主僕三人衝破，惟恐被人識破，大有不便，摺下席捲急急回店。回到店中一想：「不好，倘若這小客人蘇省過來，怎肯善罷干休？不如走為上策。」故而將銀兩搭好，劉氏騎馬，張虎在馬後相隨，連夜逃走。及至天明，忽聽後面有人叫他。張虎止住腳步，劉氏勒住了馬，扭頭一看，是一騎馬的後生。李夢月一抖絲韁來至近前，說道：「你二人行路，何不再買一匹馬騎坐，豈不方便？」張虎說：「我有心欲買，未有賣的。」夢月說：「我原是往北京投親，走在此地，盤纏缺短，欲賣此馬又無人買。」張虎說：「此馬要多大價值？」夢月說：「路上不便議價，去到前面樹林處議價，亦便歇息。」張虎聞言，遂牽馬同行。來在樹林，把馬拴在樹上。張虎問道：「相公，此馬要多少價銀？」夢月說：「價銀只要五十兩，馭價不賣。」張虎說：「你既不說謊，我也不打價。」遂打開行李取銀。夢月抬頭一看，認的是自己行囊，不由的心頭火起，手拔寶劍照著張虎腦後，手起劍落，人頭落地，鮮血崩流。劉氏喊道：「明明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白晝殺人。」夢月上前順手牽羊，把劉氏拉倒在地，說道：「你若喊嚷，我將你殺死。我且問你：「這行囊、馬匹從何處得來？速速說明。若一字說虛，休想活命。」劉氏跪倒：「只求饒命，我實說就是了。」將昨晚有一位相公入店投宿，用蒙汗藥灌醉、用席捲拋後潭從頭說了一遍。夢月聞言咬牙切齒，心中暗恨，勉強問道：「後潭在於何處？」劉氏用手一指，說：「那西北渺渺漠漠的，白汪汪就是。」夢月用劍將劉氏殺死，遂把二屍掩埋，牽著蘭英小姐的馬夠奔清河鎮的後潭而來。

半日的工夫，來至後潭，四下觀看，並無蹤跡，暗說：「不好，大約小姐必葬魚腹。」不免來到街上，買了些錢紙。來到潭邊，將兩匹馬拴在樹上，方要燒錢紙，未帶火種。一抬頭見一家門首立著一個孩童，夢月走上前，口稱：「相公，將火種借給我一個。」原來此正是王宅後門，孩童正是金桂。金桂說：「你且少站，我給你取火。轉身慌慌張張上了繡樓，說：「姐姐給個火，潭邊有一書生牽著兩匹馬在外面借個火，想必燒紙求神的。」玉梅說：「兄弟你將桌子上火種拿去借給他罷。」金桂聞言，手拿火種往後門去了。蘭英小姐心中懸念夢月，聽金桂所言必是夢月，暗想：「怎麼牽著兩匹馬呢？」心中疑惑，眼望玉梅說道：「表妹，愚姐意慾望望後潭可否？」玉梅說：「正合我意。」秋香在前引路，姐妹攜手而行。來至後門樓上，望外觀瞧，只見一人在潭邊焚化錢紙，哭拜在地。蘭英小姐仔細一看，正是李夢月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高聲叫道：「月姐，上這裡來！」李夢月哭拜已畢，站起身形，才要往潭中跳，耳畔忽聽人叫，停步四下觀望，並無一人，暗想：「怪道，我要投潭一死，就有鬼魂來纏。」正然犯想，又聽一聲叫道：「月姐休要發怔，快上這裡來。」夢月抬頭往上一看，見那適才借火的門樓上，有兩個姑娘，一個丫鬟。仔細一看，一個是蘭英小姐，那一姑娘、丫鬟不認識。弄的自己疑惑，人鬼莫辨。暗想：「這是陽世還是陰間？」只得奔門樓問個明白。

蘭英、玉梅二人下樓相迎。蘭英上前一把拉住夢月問道：「月姐，你如何來到此處？」夢月說：「一言難盡。我且問你，今日相會，這是陰間？還是陽世？」蘭英說：「這是陽世，何言陰間？你看當空那不是太陽嗎？」就將遇山賊逃跑，誤入賊店，表妹相救，從頭至尾細說一遍。夢月聞言，向玉梅見禮，就將彈弓打死賊首，餘黨逃散，樹林殺死賊人夫婦，問明底裡說一遍，「巧遇二位姑娘，真乃吉人天相。重逢相聚就是不幸中之幸。」夢月遂把兩匹馬拉進院內拴好，喂上草料，又把行李搬到繡樓。秋香捧過臉盆，夢月淨了面，換了女妝，三人一同到堂樓拜見蔣氏太太。按下不表。